

老龄化背景下的代际策略及其社会实践

——兼论中国的可能与未来*

李 俏 (美)马修·卡普兰

提 要 | 国外对于代际策略的研究及社会实践较好地将“老年友好”与“青年友好”的理念结合起来,融就地养老与精神养老于一体,在提升老年群体以及整个社区生活质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为解决和应对中国的老龄化问题提供了思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目前中国已经在养老观念与养老方式方面发生了较大变化,为代际策略的中国实践提供了发展的可能,但也面临一些挑战。对此,中国政府及学界都亟须引入代际的理念,加强顶层政策设计,因地制宜开发和创建代际互动和参与平台,形成多主体参与的服务机制与激励机制。

关键词 | 人口老龄化 代际关系 代际策略 代际项目

中图分类号 | C913.6

作者信息 | 李 俏,1983年生,博士,江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214122。

(美)马修·卡普兰(Matthew Kaplan),1959年生,博士,美国宾州州立大学教授。

一、问题的提出

在“长寿革命”席卷全球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于1999年正式步入老龄化社会。随着老龄化趋势的不断加剧,中国在家庭结构、养老观念与养老方式领域的变化逐渐引起了社会的关注,但这种关注更多是从人口变迁的角度切入的,侧重于对老龄化所带来的具体社会问题的研究,如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家庭养老功能变迁、社会化养老服务建设等,而缺乏对老龄化积极社会意义、新机遇的正面解读以及家庭之外新型代际互动机制的探讨。应注意到,老年人与社会其他年龄段群体一样,都有为家庭、社会和国家作贡献的能力。与“代际冲突”“代际竞争”相反,“代际策略”侧重于通过代际项目的具体实践来实现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家庭照料能力的提升、

教育体系的完善、社区凝聚力的增强以及文化的传承等目标。目前,这一理念已被美国、欧盟、日本、新加坡、韩国以及中国的香港、台湾等地区接受,并广泛应用于丰富老年精神生活和增进社会参与等行动之中,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这无疑为应对中国老龄化挑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并为中国代际研究的拓展提供了一个调查和实践的领域,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农村养老方式转换研究”(15CRK007)、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指导项目“农业供给侧改革视域下老人农业应对策略研究”(2016SJD840010)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苏南地区农业社会化服务机制创新研究”(JUSRP1501XNC)的阶段性成果。同时,本研究还得到了江苏省高校优秀中青年教师和校长境外研修计划资助。

二、代际策略的概念与理论

1. 代际策略的概念框架

与代际策略有关的概念较多,若沿着从元概念—理论—应用—政策的层次来解释,相关概念可以从“代”和“代际”逐步扩展到“代际策略”、“代际项目”和“代际政策”(见表1)。

“代”一词在整个社会科学文献中使用都较为模糊,但大体上有三层含义。一是在生物学意义上,“代”主要指“年龄组”或“年

龄群体”,即一群大致出生于同一历史时期的个体,并多用于分析和比较不同代人之间的健康及生活方式差异等问题。二是在社会层面上,“代”并不是一个可以直接从个体生命周期中推断出来的概念,用德国社会学家曼海姆的话来说,“代”并不是一个生物事实,而是一种历史—社会中的定位。^①三是在家庭层面上,“代”指亲戚结构中的相对位置或世系的辈分,并不必然与实际年龄相关,多被应用于分析家庭内部的代际期望与亲子义务关系。^②

表1 概念框架

解释层次		具体内容
元概念层	↓	代(generation)、代际(intergenerational)
理论层		代际策略(intergenerational strategies)
应用层		代际项目(intergenerational programs)、代际实践(intergenerational practices)
政策层		代际政策(Intergenerational policy)

“代际”单从字面结构来看,由“代”和“际”两个字构成。“代”指出生在同一年代的人,“际”指彼此之间,合起来“代际”指社会不同代人之间的关系。国外学界对于“代际”的使用多属于广义上的,既包括家庭内部上下代之间的抚育、赡养、继承、交换与交往关系,也包括社会层面不同代之间的合作、互动与交换关系,跨越了血缘、地缘和业缘,几乎涵盖了家庭、健康照护、学校、工作以及自然环境中的所有代际关系。相比之下,国内学者对于“代际”的使用多属于狭义上的,偏重于对家庭内部亲子关系的探讨。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内一些学者也开始正视“代际”的研究范围问

题,强调代际关系不仅限于“家内”,还存在于“家际”之间,有性别和生命周期之分,有抚育—交换—赡养之差异,还因制度变迁而有时期和强势代与弱势代之不同。^③实际上,“代际”所涵盖的范围较广,不仅包括血统、地缘、业缘群体之间的同代关系和异代关系,还涵盖了不同经济层次和文化层次的群体间代际差异。也就是说,“代际”不只是划分群体和世代群体间关系的一个维度,往往还与其他划分维度相交织。

“代际策略”指实现良好代际关系目标的方案集合,内容包括合作、互动和交换等,本质在于互惠。“代际合作”虽然意思与之

^① Karl Mannheim, The Problem of Generational, in Paul Kecskemeti (ed.), *Karl Mannheim, Essays o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52, pp. 276 - 320.

^② Kristina Göransson, *The Binding Tie: Chinese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in Modern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9, pp. 6 - 7.

^③ 王跃生《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理论和经验分析——以北方农村为基础》,《社会科学研究》2010年第4期。

相近,但范畴要比“代际策略”小,只是后者的一个组成部分。相较于“代际策略”偏重于理念上的构想与准备,“代际项目”与“代际实践”侧重于行动上的操作,成为“代际策略”的具体表现形态。“代际项目”指一系列以增进社会中任何两代人之间合作、互动与交换为目的高度结构化的社会服务或介入活动^①,包括分享技能、知识和经验等。^②与一次性的“代际活动”不同,“代际项目”具有复杂性、系统性和持续性。而“代际实践”指广义上的代际介入,包括经济、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社会交往等活动,旨在通过将社会中不同代人有目的地联结在一起参与互惠活动,增进不同代人之间的理解和尊重,建立更和谐的社区。^③总之,“代际项目”和“代际实践”都属于增进老年人社会融入的行动方法,只是二者在使用范围上有所不同。“代际项目”更具体、正式,而“代际实践”范围更大、更抽象,涵盖了各种非正式项目、房屋与环境设计等内容。

对应于社会政策领域,“代际政策”指运用代际方法来阐述问题或影响社会各代人的公共政策。^④它以对代际关系相互依赖、互惠互利本质的理解为前提,代际项目则是对代际政策的具体应用与实施。^⑤但从产生时间上看,“代际实践”与“代际项目”出现最早,随后用于解释代际实践工作的代际理论逐步跟进,最后才是“代际政策”的产生。

2. 代际策略的理论基础

代际策略不是作为一个理论问题由学术研究者推动产生的,而是按照需求一满足的逻辑率先在社会服务领域出现,因而相应的理论研究和评估研究较为缺乏。^⑥虽然目前代际策略已逐渐得到了人口学、老年学、人类学、教育学、社会学、社会工作等学科的广泛关注,但多聚焦于情感和态度转变,忽略了对组织变迁和社区变迁的考察,因而在代际项目的设计上始终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迫切需要理论的提炼与发展。对此,西方学界做了许多努力,最初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森的

心理社会发展理论广受推崇,并使生命周期成为解读代际项目的一个重要视角。^⑦但随着人口寿命的延长,学者们发现这一理论对于“老年期”(65周岁以后)的定义并不全面,导致该理论的适用性与解释力受到了怀疑。随后,美国学者纽曼和史密斯通过对代际背景下老年人与儿童各自人生任务的比较与整合,提出了儿童与老年人发展理论。^⑧

^① Matthew Kaplan & Mariano Sánchez, *Intergenerational Programs and Policies in an Ageing Society*, in S. Harper & K. Hamblin (eds.),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n Ageing and Public Policy*, Cheltenham, England: Edward Elgar, 2014, pp. 367-383.

^② NCOA, *The White House Conference on Aging, "Strategies for Linking the Generation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Council on Aging, 1981.

^③ Matthew Kaplan, Mariano Sánchez & Jaco Hoffman, *Intergenerational Pathways to a Sustainable Society*,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AG, 2017, p. 14.

^④ Matthew Kaplan & Mariano Sánchez, *Intergenerational Programs and Policies in an Ageing Society*, in S. Harper & K. Hamblin (eds.),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n Ageing and Public Policy*, 2014, pp. 367-383.

^⑤ G. Calhoun, E. Kingson & S. Newman, *Intergenerational Approaches to Public Policy: Trends and Challenges*, in S. Newman, et al. (eds.), *Intergenerational Program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Washington, DC: Taylor & Francis, 1997, pp. 161-174.

^⑥ V. S. Kuehne, *The State of Our Art: Intergenerational Program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Part One*, *Journal of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s*, Vol. 1, No. 1, 2003, pp. 145-161.

^⑦ D. Cohon, *Intergenerational Program Research to Refine Theory and Practice*, in S. Newman & S. Brummel (eds.), *Intergenerational Programs: Imperatives, Strategies, Impacts, Trends*, 1989, pp. 217-232.

^⑧ S. Newman & T. B. Smith, *Developmental Theories as the Basis for Intergenerational Programs*, in S. Newman, C. R. Ward, T. B. Smith, J. O. Wilson & J. M. McCrea (eds.), *Intergenerational Program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1997, pp. 3-19.

沃兹则运用社会心理学的“接触理论”(contact theory)分析了代际项目在转变社会对老年人歧视态度方面的作用。^①但由于这些理论的应用范围过于狭窄,无法对代际实践的多重主题和问题进行解释,导致目前绝大多数的代际研究和代际项目都没有依托理论而进行。^②在此基础上,学者劳伦斯-雅各布森和卡普兰提出了运用“赋权理论”(empowerment theory)来指导代际实践的主张^③。实际上,“赋权理论”并不是什么新的理论,在社会学和社会工作领域应用较广,但“赋权”作为一个使个人、组织和社区掌握控制其生活机制的过程,为发展和评估代际项目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分析框架。在个人层面,赋权包含了能力感、知识感和影响变迁的技巧三个方面的含义;在组织层面,赋权包含了使组织为不同代成员提供机会、发展能力和获得控制感的过程;在社区层面,赋权还包含了社区内各组织和机构相互连接、协同满足不同代成员需求的过程。然而,由于“赋权”是一个较为灵活的概念,在具体应用中也存在一些问题,还需要在代际项目的决策、招募、链接资源和评价策略的过程中真正落到实处。

三、代际策略的发展演变及其特点

1. 代际策略的演变轨迹

从目前国内外相关研究资料来看,代际策略在历史上早就存在。人类社会从远古发展至今,代际策略经历了血缘、地缘、业缘的不断进化,内容与形式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在原始的采集狩猎社会,男性壮年劳动力外出打猎,女性、老人和小孩采摘野果,这种最初的代际分工实际上就是代际合作的雏形。在中国历史上,像“含饴弄孙”“膝下承欢”“长幼共融”“老少同乐”等表述和谐代际关系的词语不绝于耳。东晋文人陶渊明还曾在《桃花源记》中用“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描绘了一个老人与儿童和谐共居、其乐融融的理想生活景象。因此,代际合作早就融入人

类的日常生活中,只是没有作为正式和独立的事业来做。然而,这都属于非正式的代际合作活动,严格意义上的“代际策略”是以“代际项目”形式表现出来的,产生于20世纪60-70年代。代际项目在产生之初,主要强调对学校、社区组织、退休社区、医院等特定地点的干预,在随后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呈现出脱离特定框架而不受活动、时间、参与者与组织者等因素限制的趋势。随着老龄社会的发展,世界各国对代际问题的关注逐渐增多,为代际研究领域的出现提供了发展的空间。

从支持主体的角度来看,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国际代际项目联盟都是代际项目的核心支持者,《代际关系学刊》(*Journal of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s*)是宣传与推进该领域研究的主要学术刊物。1992年,联合国召开了老年问题国际会议,宣布1999年为国际老年人年,倡导关注老年人的处境、终身的个人发展、代与代之间的关系、发展与人口老龄化之间的关系,并主张建立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④代际关系得到了初步重视。2002年,在马德里召开的第

^① C. R. Ward, Research on Intergenerational Programs, in S. Newman, C. R. Ward, T. B. Smith, J. O. Wilson & J. M. McCrea (eds.), *Intergenerational Program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1997, pp. 127-139.

^② V. S. Kuehne, The State of Our Art: Intergenerational Program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Part One, *Journal of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s*, Vol. 1, No. 1, 2003, pp. 145-161.

^③ A. Lawrence-Jacobson & M. Kaplan, The Applicability of Empowerment Theory to Intergenerational Programming, in A. Kusano, K. Mizobe, H. Uchida & A. Yoshizu (eds.), *Tayouka-shayakaiwotsumu-gusedaikankoryu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s to Unite the Diversified Society)*, Japan: Sangaku Publishing Co., Ltd, 2012.

^④ <http://www.un.org/zh/development/progare-as/global/ageing.shtml>.

二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进一步强调,要加强各代人之间的团结和伙伴关系,并鼓励各代人建立相互照顾的关系。^① 2007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项世界青年行动纲领补充文件,提出要加强代际团结。2009年,联合国“变革时代的家庭政策:推动社会保障和代际团结”国际专家会议再次倡导建立青年人和年长一代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② 2013年,国际家庭日以“促进社会融合和代际间团结”为主题,主张加强促进代际间团结的政策设计,并推动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志愿行动的代际间方案,使各代人受益。^③ 世界卫生组织把健康、终身学习、参与和保障一并列为实现“积极老龄化”的四大支柱。在此推动下,世界各地的代际项目及实践逐渐增多,并发挥了积极的社会影响。

2. 代际策略的发展特点

(1) 从家庭团结到社区凝聚。从活动的目标来看,代际策略经历了从促进家庭内部团结到实现社区凝聚的发展过程。在西方,最初代际项目多在学校、养老院和社区实施,以在没有血缘关系的个体之间建立关系并增进理解。相比之下,在亚洲和非洲,由于家庭是提供老年照护和传播代际知识和价值的基本单位,因而更强调通过代际手段来增进家庭内部的代际支持与社会团结。例如,新加坡开展了让老年人教儿童学地方话的代际实践,增进了祖父母辈与孙子女辈的沟通。^④ 但就整体而言,代际策略逐渐从关注代际互惠转向发展社区凝聚,^⑤目标越来越明确,含义也越来越丰富。

(2) 从代际教育到社会生活。从活动的形式来看,代际策略经历了从代际教育到社会生活的拓展过程。西方国家发起代际策略的最初动因是为了改变社会对老年人的态度和增进社会融合,因而更偏重于依托学校和运用教育的形式来付诸实施。但随着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和社会需求的增长,代际策略的表现形式越来越多样,包括经济、科技、文化、体育、娱乐等;活动目标越来越具体、明

确、含义丰富,不仅旨在促进代际沟通、改变社会对老龄的态度,还包括促进个人健康发展、家庭可持续以及社会融合等;活动内容也逐渐从教育向更广阔的就业指导、社区参与、文化建设、环境改善等社会生活领域发展。

(3) 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如上文所述,代际策略及其社会实践在历史上早就存在,很难用线性思维的方式来确定各国发展的先后顺序。由于文化差异,各国对代际策略的称谓不同,导致在全球范围内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实践范式,而是呈现多路径、多中心、多背景因素、结果难预测等特征。但如果从严格意义上的“代际项目”发展过程来看,经历了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逐渐扩散的过程。代际项目最早是美国为应对城市化、工业化背景下家庭结构重组引发的代际隔离问题而产生的,随后英国、德国、西班牙、瑞士、苏格兰等国家也相继出现,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日本、新加坡等东亚国家和地区出现,目前逐渐开始对发展中国家产生影响。

四、代际策略的具体实践经验

由于社会群体的不同需求和参与兴趣,代际策略的具体实践形式不一,类型多样、内

^①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N02/397/50/PDF/N0239750.pdf?OpenElement>.

^② <http://www.un.org/zh/events/youth/issue.shtml>.

^③ <http://www.un.org/zh/sg/statements/2013/family.shtml>.

^④ L. L. Thang, M. Kaplan & N. Henkin, Intergenerational Programming in Asia: Converging Diversities toward a Common Goal, *Journal of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s*, Vol. 1, No. 1, 2003, pp. 49-69.

^⑤ I. Springate, M. Atkinson & K. Martin, Intergenerational Practice,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National Foundation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2008, <http://www.nfer.ac.uk>.

容丰富,很难用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衡量。但为便于分析,我们依据项目推动主体的不同,可以划分为中央政府主导型、非营利组织主导型、地方政府支持型、多元主体参与型等。由于很多代际项目是由多个主体共同参与的,往往很难明确区别类似项目间的区别,因此按照推动主体来划分虽然有助于明确代际项目发展的动因,分析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和可持续发展困境,但无助于了解服务对象的深层需求以及服务的方向。因此,简单易行的归类方法是按照项目实施的内容,将其划分以下六个方面。

1. 以教育或终身学习为主题的代际项目

此类项目主要用于支持鼓励老年人积极参与社会活动,通过老年人与年轻人的共同互动与学习,帮助老人树立积极的老龄观,丰富老年生活,也使年轻人对老龄化形成一种正确的认识和理解。2009年,香港理工大学由来自23个学科的研究人员成立了活龄学院,开展了“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代际项目”(intergenerational-english as second language)。该项目以“双赢”方式建立,将经过语言教学和代际沟通技巧培训的老年志愿者与中学生配对,为有兴趣提高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技能的中学生提供两年的课程教育。通过老年人与中学生一起参与有趣和有意义的英语对话和项目等活动,一方面改变了学生学习和练习英语的方式,另一方面促进了积极老龄化,并增进了家庭或非家庭的代际接触。^①

2. 以健康与福利为主题的代际项目

此类项目在代际联结的基础上,通过共同学习、操作和讨论等活动,帮助各代人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在宾夕法尼亚州州立大学和当地一个退休社区老龄健康中心的指导和支持下,宾州利戈尼尔谷镇从2016年9月开始每月开展一次代际活动。该项目通过社区老龄健康中心招募老年志愿者,通过与当地中学七年级学生结成伙伴关系,共同参与园

艺种植、食物制作、故事分享及健康讨论等活动,使两代人在分享感情和经验中共同成长,促进了当地老年友善社区的建设。除此之外,在美国卫生和高级服务部以及农业和教育部的倡议下,新泽西州尝试推行“学校早餐代际项目”,通过老年志愿者利用早餐时间为儿童(幼儿园到小学三年级)讲故事的形式,帮助小朋友认识吃早餐和合理营养的重要性,^②在促进代际交流的同时,传递健康生活理念。

3. 以休闲娱乐为主题的代际项目

此类项目通过开展一些休闲娱乐性的游戏等活动来增进代际沟通,提高社区生活质量。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的拉梅萨,政府老龄服务部门与地方中学、加州州立大学圣迭戈分校合作,每年定期开展代际游戏活动,通过50岁及以上老年人与中学生配对的形式,共同参与为期半天的趣味游戏(包括体能和智力)活动,会后共进午餐,以进一步加深感情。该活动的口号是“每个人都是赢家”,目的并不在于获得竞争性的胜利,而在于传递健康生活与运动理念。通过参与该活动,老年人和年轻人都获得了对对方的认知和了解,建立了代际沟通的桥梁,并促进了代际合作。^③

4. 以社区变迁与发展为主题的代际项目

此类项目主要关注社区的变迁与发展,多运用回忆、讲故事、社区参与等方法来促进各代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实现社会融入与社会整合。在多代人、多种族共居却相互之间缺少沟通与安全感的现实背景下,2000年12月,荷兰乌得勒支市的Lombok社区组织了

^① http://iaa.fhss.polyu.edu.hk/Intergenerational_Programmes.html.

^② <https://medium.com/@GensUnited/the-intergenerational-school-breakfast-program-in-new-jersey-a176b4bf4e6a>.

^③ <http://www.sandiegouniontribune.com/sdut-intergenerational-games-la-mesa-hit-adults-kids-2015oct09-story.html>.

一项代际活动,来自荷兰、摩洛哥和土耳其的邻里共同庆祝开斋节和圣诞节,一起分享食物和文化,社区老年人还分享其对于社区历史的记忆和故事,增进了社区内不同年龄群体和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交流,营造了良好的社区氛围。在此基础上,2001年荷兰护理福祉协会正式设立了一个具有社区融入性质的代际项目——“邻里回忆”(neighborhood-remembrance),号召所有的社区居民增进接触并相互分享故事和经验。^①

5. 以文化遗产为主题的代际项目

此类项目多通过与地方文化节、文化庆祝活动、地方经济特色相结合来开展活动,旨在促进文化的代际传承与交流,比较典型的是葡萄牙波尔特拉的“教育乡村”项目,旨在减少村庄的人口流失,促进经济发展与代际沟通,提高社区活力和凝聚力。项目的形式是通过开发社区资源,将波尔特拉村改造成一个教育农场。在农场里,老年人由于其对园艺种植、家禽养殖、面包、果酱、酒和茶的制作技术以及锻铁工艺的了解而被尊称为“大师”,广泛邀请城市学校里的学生和游客到这里参观,由那些被誉为“大师”的农村老人为他们讲解、演示和传授各种传统技术和工艺,从而促进农村文化技艺的保护与传承。^②

6. 以职业发展为主题的代际项目

此项目用于培育高中生和大学学生的创业精神,提高他们与其他代人合作共事的能力。美国加州圣迭戈的青年劳动专科学校就设立了一个就业培训项目,通过6个月的带薪实习来帮助年轻人实现顺利就业。除了每月一次的团队训练外,每位实习者都会配有一个生活导师给予单独辅导。而这些导师主要由5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来担任,通过榜样示范鼓励实习者努力工作和继续学习。与之类似,2000年12月,在欧盟委员会环境辅助生活计划的资助下,成立了“老年参与”的代际项目(Senior Engage Project),来自西班牙、匈牙利、奥地利、芬兰和英国的社会组织共同参

与建立了一个网络社区,为专业领域的退休老人和年轻人搭建了一个交流和互动的平台。通过这种网络化的代际联结方法,使老年人在分享专业知识与经验的同时获得持续参与感,而年轻人从退休老人那里获得实践经验和职业生涯指导。^③

除此之外,国外代际项目往往还涉及终身学习、家庭支持、休闲娱乐、自然资源与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内容,由于篇幅有限,在此不一一列举。

五、中国开展代际实践面临的挑战及实施方向

1. 中国开展代际实践的可能空间

美国学者卡普兰和桑切斯指出,在社会规划中采用代际视角具有七种必要性,即人口变迁的必要、修复照料圈的必要、积极老龄化的必要、社会凝聚的必要、宜居社区建设的必要、文化遗产的必要以及社会支持的必要。^④结合当前老龄化形势与养老实际来看,上述必要性分析对中国较为适用,但由于需求的迫切程度与紧迫性不同,导致发展次序存在先后之别。但就整体而言,代际实践在以下三个方面存在发展的可能。

(1) 代际友好:适应家庭转型的需要。伴

^① Christina Mercken, Neighbourhood-Reminiscence: Integrating Generations and Cultures in the Netherlands, *Journal of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s*, Vol. 1, No. 1, 2002, pp. 81-94.

^② <https://www.changemakers.com/innovation/aging/entries/aldeia-pedag%C3%B3gica-de-portela>.

^③ Matthew Kaplan, Mariano Sánchez & Jaco Hoffman, *Intergenerational Pathways to a Sustainable Society*,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AG, 2017, p. 14.

^④ Matthew Kaplan & Mariano Sánchez, Intergenerational Programs and Policies in an Ageing Society, in S. Harper & K. Hamblin (eds.),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n Ageing and Public Policy*, Cheltenham, England: Edward Elgar, 2014, pp. 367-383.

随人口结构老龄化,当前中国家庭呈现出规模小型化、结构简化、居住模式变化、非传统类型家庭大量涌现等变动趋势,传统“四世同堂”的大家庭逐渐减少,核心家庭日益增多,但尚不能将中国家庭转型模式简单归结为“核心化”,因为当代中国家庭只是“形式核心化”,还具有“功能网络化”的特点,^①向下期望的责任伦理影响较大。在此背景下,如何在尊重中国传统家庭养老的基础上,促进“老年友好”与“青年友好”结合,探索扩大和增进社会支持的方法,已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无疑为引入和发展代际实践提供了空间。

(2) 积极养老:老年健康发展的需要。随着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和人口寿命的延长,许多老年人还想在退休后为社会做点事情,代际策略通过一些具体的代际项目形式,可以显著提高老年人的自我认同、心理福利^②以及社会联结感^③,从而成为实现积极老龄化的重要手段。从积极养老的角度来看,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健康应该是一个全方位的概念,即健康不仅指良好的身体机能状态,还包括积极的生活方式以及持续参与社会、经济、文化、社会事务的机会。^④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老龄人口,在老年健康发展方面需求较大,代际策略作为对积极老龄化的一种具体实践,较好地就将就地养老与精神养老融合在一起,具有较强的应用价值。

(3) 社会融入:宜居社区建设需要。为消除老年人参与家庭、社区和社会生活的障碍,形成对老年人友好的城市环境,2006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建设老年友好型城市的理念。2009年,中国老龄办开始在全国7个省15个城市推行“老年宜居社区”和“老年友好型城市”建设试点工作,并初步将“居住舒适、活动便捷、设施齐全、服务完善、和谐安康、队伍健全”确定为老年人宜居社区的评定标准。其中,“和谐安康”属于文化建设内容,其余均属于软件制度建设和硬件环境建设的范畴,人文关怀较为欠缺。由此可见,中国在

宜居社区规划与设计方面还有待引入新理念,注重强化文化内核,而这为代际策略在中国的实践提供了发展空间。

2. 中国开展代际实践的具体挑战

(1) 家庭抑或社会:代际的双重认知与表达。国内外对于代际关系的认知与表达是不同的。整个东亚文化圈内都较为关注家庭层面的代际关系,而像美国等西方国家更为关注社会层面的非血缘和非姻缘的代际关系。西方的代际关系是典型的“接力模式”,即父母有抚养子女的义务,但子女不一定要对父母作出回报,父母要做的只是继续抚养下一代,代际关系是单向传递的。但在中国,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的,父母对子女有抚养的义务,子女对赡养父母也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这种代际关系被称为“反馈模式”,或“哺育”和“反哺”。^⑤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快以及人们价值观念上的变化,中国的家庭结构正在发生变迁,老年人在居住问题上表现出很强的独立性,与子女分开居住的现象越来越普遍,^⑥传统意义上频繁的代际沟通逐渐减少,已开始

^① 彭希哲、胡湛《当代中国家庭变迁与家庭政策重构》,《行政管理改革》2016年第4期。

^② S. Newman & B. Larimer, *Senior Citizen School Volunteer Program: Report on Cumulative Data, 1988 - 1995*, Pittsburgh, PA: Generations Together, 1995.

^③ M. Freedman, *Prime Time: How Baby Boomers Will Revolutionize Retirement and Transform America*,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1999.

^④ *Active Ageing: A Policy Framework*,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http://apps.who.int/iris/bitstream/10665/67215/1/WHO_NMH_NPH_02.8.pdf, 2002.

^⑤ 郭于华《代际关系中的公平逻辑及其变迁——对河北农村养老事件的分析》,《中国学术》2001年第4期。

^⑥ 杨善华、贺常梅《责任伦理与城市居民的家庭养老——以“北京市老年人需求调查”为例》,《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与西方趋同。因此,中国要开展代际实践,家庭与社会并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共生的关系,这两个均是重要的实践领域,依托家庭开展代际实践,有助于强化对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的支持;在社会层面开展代际实践,有利于人们价值观的改变、生活满意度的提高以及社会政策的完善。

(2) 物质抑或精神:代际项目的本质动因。发展代际项目的主要挑战是本土化问题。代际项目作为一个舶来品,产生于西方,相关实践与理论均根植于西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进程,其适应性问题值得反思,亟须结合中国实际进行本土化的思考与设计。在国外,基于代际沟通缺失的国情,代际项目设计的原初目的是转变人们对老年人的负面态度与看法。相比之下,这或可成为中国发展代际项目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却不能成为本质动因。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中国老年人的养老需求要比美国老年人复杂得多,既包含物质和生活照料需求,还包括精神需求。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要实施代际项目需要因地制宜地结合需求导向来进行精准化设计。

(3) 政府抑或社会:代际项目的推动力量。纵观国外代际项目的发展历程,政府与社会是两个最重要的推动者,但由于国情不同,推动形式不一。新加坡、日本和英国注重发展中央政府主导型的代际项目。2002—2006年,新加坡政府在社区发展、青年和体育部下设立隔代教养和代际联合组;2002年,日本教育、文化、体育、科学技术部专门颁布了支持老年人参与学校课程和课后活动的政策;2009年,英国政府出台“代际共享计划”,倡议通过代际示范项目来招募新志愿者,12个地方政府得到资助。美国和德国侧重于发展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主导型和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型的代际项目。1986年,美国成立了一个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世代联盟”(Generations United),倡导运用代际视角重构医疗保健、家庭护理和公共教育等领域的服务政策;德国通过多元社会力量的参与,推

动了代际政策在住房、志愿者、农村、经济以及社会可持续领域的发展。^①借鉴国外代际项目发展经验,多元社会力量协同共建是最佳思路,但在资源链接、角色定位与功能协调方面具有一定难度。因此,代际项目在中国具体实施与运作中难免会遭遇一些现实问题。

3. 中国代际策略实施的重点与方向

中国代际策略实施的重点应该放在对代际关系协调、代际发展需求、代际组织形式及其背景因素的考察上;在理论研究方面,需加强学科交叉,将宏观与微观结合,结构与个体相结合,从而弥补代际理论指导不足的缺陷;在政策制定方面,亟须加强顶层设计,出台相关政策,引入代际视角,因地制宜地开发和创建代际互动和参与平台,形成多主体参与的服务机制与激励机制。

(1) 文化整合:依托家庭提供社会支持。在中国,让不同时代背景、不同生活方式、不同兴趣爱好、没有血缘关系的两代人在一起共同参与代际活动,进行沟通、交流与分享,实际上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尽管诸多研究表明,转型期中国传统家庭代际关系发生了较大变迁,^②但现实中流动的、临时的三代同堂的家庭相当普遍,^③中国文化中有关亲属责任、义务以及亲情的生活逻辑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家庭作为发展代际关系的核心领域,“子女孝顺”、“含饴弄孙”和“老有所安”是中国理想代际关系的最佳体现。因此,在

^① Matthew Kaplan & Mariano Sánchez, *Intergenerational Programs and Policies in an Ageing Society*, in S. Harper & K. Hamblin (eds.),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n Ageing and Public Policy*, Cheltenham, England: Edward Elgar, 2014, pp. 367 - 383.

^② 刘宝驹《现代中国城市家庭结构变化研究》,《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6期;马春华、石金群、李银河、王震宇、唐灿《中国城市家庭变迁的趋势和最新发现》,《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2期。

^③ 石金群《转型期家庭代际关系流变:机制、逻辑与张力》,《社会学研究》2016年第6期。

发展代际策略的理念与行动设计上,必须重视这一家庭文化根底,通过对家庭扩大和泛化的方法来发展社会层面的代际活动,如以家庭为单位,开展随迁农民工家庭与城市家庭之间的代际沟通与互助活动等,可能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

(2) 需求契合: 选取适宜主题开展代际合作。在中国实施代际策略,既要注重形式,也要注重内容,以需求为导向进行代际项目设计,才能有效地契合人们的心理诉求,实现代际策略的可持续发展。对此,亟须政府相关部门和学界加强需求评估研究,深入了解当前老年人的养老需求以及年轻人的发展需求,寻找二者之间的需求交叉领域。同时,还要充分利用老年人在社会经验、专业知识与情绪管理方面的优势,以及年轻人在现代技术与潮流知识方面的优势,开展相关主题的代际活动,在满足年轻人精神需求、获得人生指导的同时,丰富老年人的精神生活,帮其找到生活意义。对社会而言,这种以需求为导

向的代际合作,不仅可以增进彼此感情、促进代际知识传递,还可以推动社会机制的创新与文化的变革,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

(3) 协同共建: 搭建政府、社会组织、高校多元参与的平台。由于代际项目具有公益性质,除了少数涉及住房、旅游等领域具有明显的经济收益外,多数项目仅产生社会效益,因此难以用经济指标来衡量。再加上中国公民社会发展不成熟,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发育不健全,缺乏私人基金会捐赠的传统,导致中国在代际实践方面面临一定资金困境。要想真正促进代际项目的落地生根,仅凭政府某个或几个部门是不行的,还需要加强资源整合与联动,积极鼓励社会力量的加入,搭建政府、社会组织和高校多元参与的平台。同时,不断完善志愿者服务,形成规范的服务机制和激励机制。

(责任编辑:张莉)

※

※

※